

萬有文庫

第一集簡編五百種

王雲五主編

拿破崙本紀

(四)

洛加德著

林紓魏易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紀本崙破拿

(四)

著德加洛

譯易魏舒林

著名界世譯漢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
第一二集簡編五百種

拿破崙本紀
四冊

Life of Napoleon

版權有所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簡編印行

原著者

L. G. Lockhart

譯述者

魏林

易紓

發行人

王長沙南正路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各埠商務印書館

第二十三章

法皇與奧相梅特涅遇 羣臣進諫法皇 西班牙兵間消息 微利託亞之戰 迫
拉格議寢 奧法宣戰 遮司登之戰 摩羅死 科而姆之戰 樊達姆降 格洛司
被命之戰 華而司塔特之戰 鄧乃維支之戰 法皇自愛而白河退軍 利俾瑟
之戰 漢那之戰 紀萊茵河聯軍

迫拉格之會，英人不以使至，以爲西班牙之役未平，法皇未必息兵，或借聯盟之故，以隱厚其兵力，徐圖挑釁，盟不足恃。卽聯邦諸使者，亦深知是盟無益。然法皇更勝之餘，光燄復熾，深以聯邦爲不足勝。而聯邦之虛與委蛇，亦冀卑那度一軍早出瑞典，俄皇亦隱欲調度新軍濟師，普王從倉卒出兵，未經部署，亦欲少蘇以養兵氣，且觀奧國嚮背，定進止。

各國咸以使者至拍拉格而梅特涅則獨至遮司登面法皇，語甚精切，拍拉格羣使紛綸持議，久不能決。梅特涅數日間已得要領，法皇始以梅特涅爲年少侍中貴臣，特擊鞠走馬之屬耳，烏知大計？乃盛氣臨之，以爲奧使之來，專爲己益，無與同盟，得甘卽逝，非嚮義至也。且擲揄之曰：『使者此來何求？吾以意律呂亞予爾足乎？余意欲君中立，若俄普者，余以隻手平之耳。』梅特涅曰：『使者此來，爲歐洲和平也，烏能中立坐視？』法皇曰：『余若得普境者，當割其半以畀奧。』梅特涅曰：『寡君安能以蠶食人國爲利？歐洲之欲和平，不能出霸力遏抑，無令伸眉於後，計非各許獨立者，承平未易臻也。以外臣策之，萊茵河聯邦，在法宜解散；至法邊則宜以萊茵河爲界；君王尤不當時時窺足於日耳曼！』法皇曰：『梅特涅爾受賕於英人乎？胡以是言恫我？』

梅特涅議久不決，已而奧皇國書亦至，書中要求者，一如梅特涅言。此時泰婁蘭德，及富崙適自法京至，軍力諫法皇聽使者言，且云：『國衆弗靖，衆怒難犯，不如許之。且西班牙軍鋒屢挫，以一國支數雄國，法當躡上將。彼惠靈吞見吾國調取西戍，西班牙武備單弱，復從葡萄牙內嚮矣。聞二國兵柄全屬惠靈吞，爲勢亦未易當。法軍之屯度羅河者，已盡爲英兵所逐，法兵已退屯微託利亞，此六月二

十一日事。約瑟喬丹一軍，復甚敗。約瑟已斂兵向壁累尼司山，敵兵尾逐，爲狀頗險。『大將軍昔亦進言曰：『今日僅有兩策，一則許奧使平，一則斂奧特愛而白二處勝兵，歸萊茵河，則軍中當得勁旅五萬。以此兵，據此形勝，縱舉全歐之衆來犯，亦足禦之；卽受盟，亦斷不至見劫於羣暴。』法皇笑曰：『吾十敗之餘，猶不如公輩所言，若一勝，則長驅入柏靈，及白雷司老矣，邇時再議和局，於吾軍聲，始不爲玷。公輩爲吾劃策，吾不聽公，若殺敵致果，吾固需公力也。』

法皇此時驕極，一瞋之間，幾萬事不覩，迨其悔時，爲謀晚矣。觀者殊未知西班牙敗狀，法皇曾否週悉，而聯軍勇銳，尤非前比。法皇殆若夢夢焉。尋法皇亦遣使至迫拉格，凡奧使所陳請者，許其大半。時爲八月十一日，停戰之期，約於前一日盡。奧廷已與諸侯定盟，無論攻守，悉助俄普。自初十日黃昏，蒲希米亞及西來昔亞諸山上，烽火接天矣。法皇頗知聯軍已萃其兵力而至。

方諸侯羣遣使者時，仍日夕營營，聚講武備，羽檄交道如熾。法皇乃遣尤勁至意大利，令戒嚴，備奧寇；命利特以巴伐利亞兵，屯後路，備來軍。時奧國已以六萬軍踰愛爾迫司山，抗利特，而利特之軍，特小遣發耳。法軍屬皇帝親統者，凡二十五萬衆，馬克道諾而特以十萬人，屯本支勞居西來昔亞之

邊，另以五萬人備席討，聖守以二萬衆，壁普那地爲蒲希米亞極衝之山道，倭地諾忒則軍利俾瑟，所統者亦六萬人。法皇羽林中軍，帳於遮司登，凡二萬五千，均一時精銳。軍中所稱爲法國花者也。讀史者，試觀地圖形勝，法皇調遣嚴密，敵軍幾不能乘瑕而攻。法皇居中調度，凡諸路少挫，皇帝必以精甲馳救之。時聯軍屯歐時卑齊山後，中堅則在拍拉格，奧兵幾二十萬，俄普合兵，亦近八萬。聯軍立司吉華眞堡爲大將，而法軍之居席討，及普那二處者，則嚴阨聯軍之闌入，撒克遜防其直趣遮司登也。時別有聯軍一支，亦俄普人爲數八萬，大將白魯崙統之，稱西來昔亞軍，直趣白雷司老。嚴屯阨守，伺法軍動靜，然法國席討一軍，實與本支勞動息相應，隨時策遣，咸可救援。白魯崙遂不能險渡愛而白河矣。瑞典王卑那度以瑞典兵三萬，合俄普聯軍六萬，駐柏靈觀釐而動。然兵謀雖詭，而法國倭地諾忒及馬克道諾而特兩軍，左右遊弋，卑那度一軍，亦不能長驅而趣愛而白河之上游。法國戍兵，猶有在馬格德堡及威登堡屯所，卽河上游弋兵亦夥，聯軍雖有三大支，據勢圖進，卒莫敢逞。然大軍之中，勁騎出沒，剽疾無定者，法人亦不能詳悉其數。

法皇之調遣諸路，均寓誘敵之意，恣其分陷吾覆。隨機剿撲，俾之徐盡。然敵將知兵者，咸審法皇

兵謀，乃以詐乘虞，相機蹂進。聯軍三大帥，既以文移關會。苟遇法軍，不接而退。法皇一卷甲疾尾，則遮司登單外矣。趣以勁騎躡之，必可得志。遮司登者，輜重及行軍倉庾武庫之所儲也。破遮司登，則根本輒，亦可斷彼分屯諸將之消息。聯軍則可以據愛而白及萊茵河之中樞矣。是謀蓋卑那度及摩羅所出者。摩羅本謫戍美洲。俄皇檄取至軍，立爲謀主。摩羅身爲法人，乃助敵以覆其家國，千秋功罪，自有能定之者，無待史氏直筆矣。

白魯炭先以兵攻馬克道諾而特，法皇聞之，於八月十五日以羽林騎士赴救。普人果以前謀誘敵，退渡喀支拔克河。法皇以兵趣聶司及白雷司老追之。忽聞司吉華眞堡自蒲希米亞以軍劈山而下。法皇立命馬克道諾而特躡去兵，遣羽林迴軍，當司吉華眞堡自以八月二十三日歸壁。

司吉華眞堡之來也，俄普二皇實同處其軍中，逐去聖守一軍。二十五日，至遮司登南境，聖守閉關拒來軍，城備粗固，而聯軍已剋日攻城，力猛城危，指顧且下。然聯軍遲遲，竟至二十六日，分六股犯城，一股之衆，較城人倍之。聖守私念，城旦夕下，性命萬無可生，忽見羽林大軍，自愛而白河東岸。桓桓過橋，軍中大纛，則法皇也。有德國史家私作紀載云：吾蓋於此時，第一次望見拿破崙也。怒眦欲裂，出

聲如獅子，速其勁旅。來撲聯軍，雖遠道疲茶。然連撲聯軍二次，軍勢爲之震撼。二軍咸露立至於達曉。曉中大風雨。法皇下令啓仗，夜中發令，迨明，法軍四集。已近二十萬，四面兜圍，未及黃昏，聯軍盡撤隊走。聶爾與繆拉攻聯軍之左。樊達姆攻聯軍之右，直斷聯軍退路，聯軍顛頓，乘微徑行，幾不成軍。二軍死傷各八千人，而聯軍見俘者約二萬，大礮二十六尊。聯軍中大將摩羅陣亡。

方搏戰之晨，法皇馬上，望見敵軍人馬絕厚，意其望遠軍也，令發巨礮五六尊，向人馬多處擊之，已見陣中人聲沸騰，往來蹀躞，策必有大將中礮者。夜中，見村人獻血韉一，並一獵狗，來見法皇。言此二物，蓋敵軍大將陣殞所遺者。法皇相狗頸圈，則鐫摩羅名也。時摩羅兩股均爲礮斷，醫生就而力鋸殘骸。而摩羅夷然據胡床，口吸菸斗，神色不變，移時卒。而俄皇亞力山大尙侍其旁。

法皇自八月十五，至二十八日，盡夜奮馳道路，寢食都廢，遂病。二十六日，進羊肉及蒜少許，胃病乃大發，遂歸臥遮司登，沾滯床席，而軍中鹽耗乃日見矣。

樊達姆嚮普那追敵軍，知討不立司者，敵人武庫在焉，且敗兵爭趣其地。樊素憨猛，不知兵謀，窮其兵力，出彼德華德大樹林中，直嚮科而姆。其地有俄兵屯焉，一見樊達姆，卽交兵。俄大將爲道司德

曼語所部曰：『今日皇帝性命，均託爾曹矣。』俄兵聞言，大奮死力，擊來軍，二軍直酣戰至晚。在法，樊達姆宜退屯彼德華德，然樊將軍素輕敵，力戰弗退。直至三十日，遇普大將克來司德一軍，適見敗於法軍，翻山而下，恰拊法軍之背，法軍以爲中伏，因而散走。而普兵本見迫於追兵，方疑懼無主，見樊將軍，以爲要截也。極力下衝，而俄軍復鈔樊達姆軍後，夾擊之，法軍死者枕藉。樊達姆以餘衆八千降，是戰所失鷹鷂至夥，餘兵卽山中散遁無遺。

法皇臥病於遮司登，聞敗，語繆拉曰：『戰事難恃，晨登極頂，晚淪重淵，勝負之機，間不容髮。』時楊前陳地圖一，法皇自以羅盤測量，然神宇疲茶已極，口中尙歌饒唱歌詞也。

白魯炭聞法皇不居西來昔亞，乃變守爲戰，自喬杓下，與馬克道諾而特接戰。馬克一軍，不料白魯炭之猝來也，初不爲備。二十六日，戰於華而司塔特，二軍死搏，法人敗績，死傷者一萬五千衆，礮一百尊，退屯遮司登。倭地諾忒時亦以軍嚮柏靈，本以斷卑那度與白魯炭兩軍策應，兼爲愛而白河法戍聲援。八月二十三日，卑那度已在格洛司被命擊敗法軍，取勞高，其中有法戍卒一千降之，此則八月二十八日也。遂趣威登堡，追倭地諾忒，法皇聞耗，立命品爾以兵赴柏靈，斷卑那度行軍腰膂。品爾

一軍本欲避卑那度而行，然不得當，九月初七日，與卑那度遇於鄧乃維支，聶爾敗，所部見俘於瑞典者一萬人，斃四十六尊，聶爾退軍於勞高。

法皇病瘳，疾起部署軍事，見者咸詫爲天授之神智，卽法皇一生幹略，於此數日中，亦最爲殊特。九月初三日，自領羽林大軍，迎擊白魯崙。而白魯崙一軍，已垂及愛而白河，聞法皇親臨，卽引軍避。法皇亦歸遮司登，旣至，始聞鄧乃維支之敗，已，又聞威勸司登以軍自普那來犯，法皇卽行，而俄兵又退，十二日仍歸遮司登。法皇一歸，而俄軍又出，法皇復奔命至普那，直至彼德華德，躬閱樊達姆戰地，考其敗狀，夷猶久之，始歸。

聶爾一軍，悉其智力，仍不能斷卑那度與白魯崙兩軍之聲氣，乃退屯利俾瑟，法皇立遣卑脫蘭雷格尼亞以兵襲柏靈，牽引白魯崙之兵，回救都城，則與卑那度一軍，不能聯合矣。然白魯崙置柏靈弗救，而司吉華真堡亦直以軍嚮利俾瑟，與白魯崙及卑那度合。法皇知敵兵所嚮，棄遮司登專指利俾瑟矣。

法皇之意，猶戀戀於遮司登，欲力遮愛而白河，當敵來路，旣知河不足守，仍延至三禮拜之久，始

整兵歸利俾瑟。

大軍旣動，法皇於十月十五日，入利俾瑟，見司吉華眞堡一軍，伐鼓自遠而至。法皇別調一軍守北方要隘，斷白魯崧來路，已則居中，以備敵軍。城之西而歸法之孔道，大澤也，防爲敵阨，亦以重兵守之。諸路旣固，法皇騎而出閱，且賜新募之軍以鷹鷂。新兵見法皇至軍，咸跪迎道周，誓言必死，不貽法國羞也。

夜中，城之南面。敵營中，忽見火墜射天，白光高舉者，凡三道，法皇知俄普奧三國之君，咸戾軍矣。火墜旣熄，而城北復起，紅光射天者，凡四道。法皇知聯軍咸集於此，明日必且大戰。時白魯崧與司吉華眞堡二軍，已逾法軍一倍，而卑納度軍尙未至也。十六日遲明，先戰南軍，聯軍六次來撲，咸擊卻之。而繆拉以騎兵犯南軍，大勝。已而俄國可薩克馬軍，復擊退法軍。是戰自晨至晚，各軍皆發三礮，斂兵入壁。至北來一軍，則馬孟德抵之。然白魯崧之兵，倍於法軍，而馬孟德首先陷陣，當者盡靡，顧來軍勢如山岳，累撼莫動，迨晚亦退歸利俾瑟。

法軍之嚮敵，固驍健善鬪，然敵衆我寡。法皇頗有求盟之心。有普將曰默勿而德，當奧司德力此

戰時，爲使行成於法者。戰時，爲法皇所獲，法皇禮之，命之使聯軍，默勿而德告法皇曰：『皇帝此着，不特羣雄進命，卽巴伐利亞一國，爲皇帝所手造，亦署名聯軍約中矣。』法皇聞言，頗憂，以巴伐利亞者，大軍歸途之所必出也。乃語默勿而德曰：『吾後此若波蘭、意律呂亞、荷蘭、漢司、西班牙事，可以勿問，卽意大利王號，吾亦卻之，唯意大利一部，當令其獨立，始可。至於日耳曼各部法國戍兵，吾亦將徵召回國，爾此行爲我行成，盛衰今昔之感，度將軍亦必有所動於中矣。』然各國之意，以爲萊茵河迤東，必無一法兵者，盟方可尋。因之默勿而德遂弗歸報命，法皇意欲退軍，然四面均敵軍，歸路已斷。卑那度兵復旦夕至，因之進退不知所可。十七日兩軍罷戰，唯遠處發數礮而已。聯軍意待卑那度至師，再行決戰。十八日侵晨，復戰，夜中未息，法皇自筦南北兩路之軍。是日法皇罄其生平之智略，指麾全軍，伺間搏擊，而法軍之奮勇，亦驍果至於極地。法皇從容乘馬，往來軍中，意態蕭閒，吏士見之，勇氣百倍，咸無退志。雖敵軍四面兜合，而法軍不復讓以寸步。馬孟德聶爾力敵白魯炭北來之師，已而卑那度至，白魯炭軍中，白魯炭軍鋒復肆，撒克遜兵，忽就法軍中離叛，以大礮反擊法軍，馬聶二大將失色，斂兵退，保利俾瑟城。

是戰也，兩軍死傷至夥。然法軍多年少，殺敵之勇，與羽林勁騎埒也。而德兵人人自念國家獨立之機，實關此戰。故亦騰奮不少，屨卻。於是利俾瑟城人，咸以此戰，德人有再造之機，互相私慶，卽撒克遜王亦默默蓄異志矣。

夜中，法皇下令退軍，逾大澤歸。澤中有二橋，一爲行軍倉卒中所造者，萬馬蹴踏，橋立陷。聯軍嚮晨，始知法皇已退。顧法大兵出城時，多挾輜重，人衆行緩，聯軍乃以輕兵撲城。而馬克道諾而德與樸虐士司基二將，出死力格之，聯軍少卻，不爾者，並法皇亦不能出城矣。十九日，九點鐘，與撒克遜王爲別，令其求盟於聯軍，而此時城外礮火絳天矣。

迨十一句鐘，聯軍追法兵，阨之橋次。而利俾瑟城中，撒克遜人叛，以巨礮擊渡橋之兵。法皇行時，令別將斷橋，止追師，而別將受令，及餘兵未悉渡前，立轟其橋，敗兵爭橋，相擠入水，並礮車人馬悉陷，狀與貝勒西那河，法兵逸出俄境時同也。馬克道諾而德帶甲入水，厲而渡河。樸虐士司基，波蘭勇將也。中二創入水，遂弗出。餘二萬五千人，不得渡，立降於聯軍。俄普奧瑞四君，遂置酒高會於利俾瑟。惟撒克遜王，衆以爲黨法，檻車徵詣柏靈，百姓乃大怫，以王有盛德，囚之非也。是戰法軍死傷及降，凡五

萬人。其已渡河者，顛頓萬狀，沿道既無食，而百姓咸起與之爲難。而可薩克兵，復伺便覲擊，法皇身歷大難。尙鎮定不露驚擾之狀，而前後諸軍，遂無紀律，沿途劫掠，匪所不至，非復前此整肅。

法皇至歐福德，駐蹕二日，芻糧尙備。法皇料兵，欲少駐而整刷之，既聞追師大集，而巴伐利亞得奧人之助，亦反戈遮萊茵河歸路。繆拉本鞅鞅不直於法皇，迨遮司登之役，仍至軍。此時意大利以急檄趣歸，乃造別法皇，執手款語，若永訣者。

巴伐利亞叛卒，遮漢那，以沮法軍歸路。三十日，法皇至漢那，法兵以求生故，力撲巴伐利亞叛卒。法皇驅宿衛之士，奪路先行，馬孟德殿後。於三十一日，擊敗巴人。是戰，法死者六千，巴伐利亞叛卒，死傷者亦一萬人，見俘者四千有奇。戰時，得水碓人，縱水漲其溝瀆，沮法兵追襲之路，不爾，巴人盡矣。嗣是普魯士王，盛賚其人。

追法皇者爲奧軍，然死戰不如普人之勇。故自漢那之後，法皇得從容返蹕。既渡萊茵河，及門子，法皇去師，以十月初九日入巴黎，普奧二軍及萊茵河亦止。德人一見萊茵河大悅，猶埃及人之見尼羅江，印度人之見恆河也。既至，萬衆同歌，長跽謝天，聲聞數里。

第二十四章

聯軍定善後於勿蘭克福德 荷蘭叛法 教皇及福迭南第七釋囚 法皇堅不受

盟 法皇經武 法廷立法院解散

利俾瑟戰後，法事勢如亂絲，若在承平時，則事事均可登之史冊矣。法皇之登極也，較歷代帝王爲易，其敗衄也，亦迅於亡國之君。自是以來，法之附庸，無日不納款於聯軍。卽本國中，舍將士以外，無一不冒法皇黷兵，是以甚敗至此。

日耳曼諸部，法皇本極力以經營之，至是乃瓦解無遺壤。漢奴佛此時亦歸舊主。白倫瑞克及黑司，至於惠司勿利亞，本割以分幾羅姆者，至是亦叛。萊茵河聯邦亦解散。聯邦中君主，聯軍將帥，則徵其貲給助軍，錄其人民入籍，以示懲儆。初，法皇倉卒歸國，未及斂其戍兵，卑那度悉取之，除但節克威

登堡漢堡外，餘地均平。卑那度以所部付別將，自往征丹麥。丹麥政府，見大勢瓦解，亦款於聯軍。一千八百十四年正月十四日，盟於基而，瑞典出朴麥來虐地，還丹麥。丹麥則以腦威歸瑞典，更出兵一萬，合聯軍征法。卑那度部署已竟，遂往伐尼柔蘭。

即荷蘭與比利時
也綜名曰尼柔蘭

荷蘭人聞利俾瑟之敗，立叛，舉國號冒，當革去新君，請奧蘭其氏復辟。法國節度鎮臣，見民情大拂，遂引退。於是國人自英國請司答特火德復位。一千八百十三年十一月，司答特火德至自英倫，法戍兵乃擇形勢之地，立壁自守，壁之最堅者，則卑經惡宋耳。時卑那度連俄將威敬基路，普將必羅，英將格拉罕，合成大軍，盡逐荷蘭中法戍，而卑經惡宋最固，不卽下，餘皆望風潰。方英軍之攻卑經惡宋也，死人如麻，軍乃大敗。

意大利境中，法軍亦失利，時奧國與法人宣戰後，奧將希勒以兵度屈魯而山，襲敗尤勁。尤勁斂兵入阿迭齊河，於是屈魯部及克魯此、意律呂亞相繼叛，尤勁不能更駐龍巴地。而英國復以水師據屈里司德，法國乃不能操海權於愛屈略的克諸處，瀕海居民，咸脫法人羈勒。而繆拉私以人告聯軍，能保其奈白而司封地者，甘輸款於聯軍。